

往事回憶——

參加八二三臺海戰役六十週年 又逢壽辰九十秋

· 鄭復軒 ·

前言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參加八二三臺海戰役屈指一算，竟已過六十年，當時年方三十歲的青年軍官已進入九十歲耄耋之高齡，白髮蒼蒼，而當年參與戰役的英勇國軍亦大多作古，升入天堂成仙了。

「八二三臺海戰役」又稱「八二三砲戰」，該戰役當年轟動中外，報章雜誌、電臺等訪問戰鬥英雄，都有詳細記載。事隔六十年之後，這場戰役逐漸被人遺忘，現今年輕人也很難知道戰役的經過。我曾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投稿《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第五百七十四期，篇名〈八二三臺海戰役搶修神鷹記〉詳細記載國共內戰、國軍失利，撤退到臺澎金馬，中共乘勝追擊，急欲佔領金門，乃發動八二三臺海戰役，砲擊金門，當時我奉命率員前往金門，冒著猛烈砲火轟擊，搶修一架C-46型運輸機，完成

任務飛返臺灣的經過。該篇文章登載後，距今竟又隔了三十年，如今我空軍年輕後進官兵，想必更不知道該戰役的詳情。趁我九十高齡的暮年，身體尚健，耳聰目明，頭腦清晰，記憶力未減退，手寫能動之時，再將當年我參加該戰役做一簡單敘述，以提醒我空軍健兒，莫忘昔日我空軍後勤人員如何冒險犯難、刻苦耐勞與犧牲奮鬥的「巨輪精神」。

經過

我是中華民國的空軍機械學校正科班第十五期，於民國四十四年十月一日畢業，分發調至屏東空軍基地第三聯隊（後又改稱六聯隊）修補大隊修護中隊發動機修護分隊任「飛機修護官」乙職。當年三聯隊下轄三大隊為F-86F型戰鬥機大隊，十大隊為C-46型運輸機大隊所轄修護補給大隊修護中隊，修護分隊分為維護F-86F及C-46型機兩組，發動

機修護分隊，分別維護F-86F型機之J-47型噴射機發動機及C-46型機之R-2800型活塞式發動機。我是負責修護C-46型機之R-2800發動機修護官。

當國軍撤退到臺、澎、金、馬之時，中共乘勝追擊，先欲佔金門全島，乃於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三十分發動八二三臺海戰役，砲擊我金門外島。中共砲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由圍頭、廈門、蓮河、鎮海角等地區作圓周對圓心目標環攻猛射，妄想一舉摧毀島上的國軍戰力。當天兩小時內發射了五萬七千餘發砲彈，名聞中外的「八二三臺海戰役」就此開打。

中共企圖以強大砲火封鎖金門及該島料羅灣與周邊小島，斷絕我軍糧秣油彈武器等軍品與民生用品之運補。我國軍為突破共軍之封鎖，除海軍以運輸艦、登陸艇，在敵軍的密集砲火中運送補給品，駛進料羅灣搶灘成功，突破砲火封鎖，由陸、海、空三軍部隊官兵兵，以螞蟻雄兵方式，在砲火轟擊下前仆後繼，搬運補給品上岸，送進庫房。我空軍則以C-46型運輸機為主力，在F-86F型機掩護下，滿載補給品在金門上空的空技場實施空投補給。中共砲口瞄準金門料羅

灣空投區，形成嚴密大網，企圖阻斷我運輸機進入空投區。我空軍仍以大無畏精神冒險飛入，並投下大量補給品與民生物資，充實我國軍戰力。由於需要動用十大隊與二十大隊（當時在臺中水湳機場）的大量運輸機，因此運輸機之妥善率必須大幅度提高，而這個重責大任就落在我們修護人員的肩上，所以我們發動機班上的弟兄們，日以繼夜的加班修護運輸機，以提高妥善率因應任務所需。

記得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我奉命選擇運轉最好的R-2800型發動機及修護工具，送上派往金門的專機，裝載捆綁完畢後，上級指派我率領發動機總班長劉清然、士官長劉卿與區才、上士胡明新等五人，趁共軍停火三天安全期間飛往金門機場，搶修被中共砲擊損壞的一架C-119型機，換上妥善的右發動機，將飛機飛回屏東。

任務完成後，我們隨即奉命登上赴金門的專機，隨機還有領隊鄭中校擔任駕駛、領航員、通信員與機工長。我們的專機從新竹出發，飛往澎湖上空然後進入金門機場，此時雖已是深秋；然而，豔陽高照萬里無雲，朝下俯視，浩瀚碧海，波光粼粼，漁帆點點。我們順利降落在料羅灣老機場

，當時機場安靜如常，察覺不到煙硝砲火的氣息。我們忙於卸載發動機及工具時，遠處忽傳來隆隆砲擊聲，初次聽到這種巨大刺耳的爆破聲，震耳欲聾且令人驚悚震顫，我們急奔空軍指揮所地下室躲避。事後得知共軍提前開火實施砲擊，爲了給當時在臺灣訪問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一個下馬威。因提前轟炸，時任指揮官告知專機駕駛員孫三傑上尉：「共軍現正在砲擊太武山，在末砲擊機場前須迅速將專機飛離機場。」孫上尉在極端驚險的情況下飛離了機場，同時也將發動機及工具隨機帶走了，那我們的任務該如何完成呢？

指揮官指示我：「不久前另一架被共軍擊損的C-119型機現正停在機械坪，你們明天先去檢查該發動機是否可用，如果完好就吊帶下來換機使用吧！」我們一行人吃完晚飯後，站在山崗上遠眺太武山國共互相砲擊、火光四射的景象時，抬頭看到一輪上弦峨眉月，散放著微弱的月光，乃與總班長商量，利用微弱月光馬上動工，縮短明天白晝，在光天化日無任何掩護下，遭受共軍砲擊的危險時程。此一提議立刻獲得弟兄們的贊同，我們分兩組各自工作，總班長領劉卿士官長先檢查遭擊損之飛機的發動機。

好在發動機完好無損，他們即將所有管路電線拆離發動機火牆，僅留發動機架上的四個大螺絲，待明日用大吊車吊下更換。另一組由我領區才士官長及上士胡明新拆離被擊損的發動機上所有電線油管……等，一樣保留發動機架上的四個大螺絲，待明日用大吊車吊下更換。當我們一行人正分組工作時，突然機場附近紅色訊號彈向高空發射，這是共諜發現我們的行蹤，通知共軍發彈射擊我們的指示訊號；然而，發射了數枚砲彈後竟嘎然停止。我猜測共軍可能正在調整砲位，我立即率領弟兄們乘車離開。果不出其然，當我們離開數分鐘後，共軍密集砲擊兩架飛機所在位置，兩架飛機並未被擊中，待砲擊停止後，我們再返回繼續未完成的工作。

第二天（十月二十一日）早晨，吃完早餐，我們一行人又站在土崗上，眺望金門全島，黃土遍地，樹木稀少，寸草難生，一片蕭瑟景象。傳令兵傳來指揮官的命令：「原飛離之專機飛回尚義新機場，發動機及工具將即刻運到」，並囑咐我們原地待命，待大卡車運來發動機及工具，陸軍吊砲彈用的吊掛車就位後，立即乘車去停機坪，登上飛機開始工作。正當吊下兩具發動機時，突然間砲彈掠空呼

嘯而過，嚇得我們急忙跳下，躲進前一晚陸軍工兵爲我們挖掘的散兵坑，砲彈就在我們附近爆炸。我當時心想，如果我們老躲在散兵坑不登機施工，如何完成指揮官的嚴令——「今天下午四點完工，飛機必須飛回屏東」。因此我身先士卒，衝出散兵坑，登上飛機，弟兄們也跟著登上飛機動手工作。爲了緩解他們的緊張情緒，我告訴他們，算命先生替我算過命，說我有一付大耳朵是長命的相，我死不了，你們也會平安。同時，我還講了些黃色笑話逗得他們哈哈大笑，接著唱京戲，大家緊張的情緒獲得緩解，也讓工作快速而順利的完成了。

安裝螺旋槳時，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吊上、吊下實施安裝，但就是無法將螺旋槳裝上飛機主軸。當時我們沒有人是螺旋槳專業士官，正焦急無策時，我們的大卡車司機跑來看我們工作，巧合的是他的專業竟然就是安裝、修護螺旋槳，並且具備豐富工作經驗；他檢查研判，是螺旋槳遭碰撞產生位移，導致角度不對，經他調整槳葉角度後，發動機軸很快就裝上了，這位救星來的恰到好處，大大縮短了我們處在風險環境的時間。

最後要試車，檢查各管路運行是否完好，總班長爲正駕駛，我爲副駕

駛，協助他做多種試驗檢查，機上只有我、總班長和機工長三人，其他人則躲進散兵坑。我們按試車程序做了各種檢查，當發動機在高速運轉時，我突然看到機頭前方黃土飛揚，打開駕駛窗往後看，發現發動機產生的飛揚黃土幾乎遮掩了半邊天。這下驚動了共軍，猛烈而集中的砲擊從天而降，當時情況緊張萬分，只要有一顆砲彈在機頂爆炸，我們幾個空軍健兒將爲國犧牲，屍骨無存，進入金門烈士墓地供後人憑弔紀念。幸運的是，我們得到神明的庇護與祖宗的保佑，躲過了這場浩劫。

試車結束，我們返回指揮所向指揮官報告，當時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四十分，由於在指定時間前完成任務，獲得當面誇獎，指揮官稱讚我們是六勇士，並得知在機場停機坪工作了二十四小時，全機場的空軍官兵都緊盯著我們六人，替我們擔心，爲我們祈禱。

機長鄭中校率領我們登上飛機，正當我們懷著愉快的心情準備飛離料羅灣機場返回屏東基地之際，突然有兩架米格機出現在我們後面；機長急中生智，急速下降貼海飛向澎湖領空，兩架米格機不敢再追而轉向離去，我們又幸運地逃過一劫，最後平安降

落於屏東基地。

後記

我們飛回屏東機場已是夕陽西下的晚間時分，夜幕低垂，長官同事及同學們來到機場歡迎我們。我獲得總部頒發獎章一枚與獎金，並提佔少校職缺，國防部直屬黨部亦頒授給我獎狀一幀，弟兄們則獲頒獎金。

常言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之後我通過甄試至美國接受F-104C型機新機技術訓練，學成返國後調往空軍機械學校任職，再派往臺中清泉崗基地負責訓練該基地的換裝訓練，而後結婚、成家及購屋，晉陞至上校官階，於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一日限齡退役，後又受聘空軍總部後勤署工作十年，於民國八十三年初正式離開空軍，當一個平民百姓。

我與愛妻育有兩女，退休後七次攜妻、女回中國大陸湖北省黃岡縣老家探親，並偕妻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移民加拿大溫哥華與大女兒同住，至今十六年。雖已年高九十，但在藥膳、飲食、運動調養得宜下，身體還算健朗；雖白髮蒼蒼，但精神矍鑠，心情愉快，行動自如，以寫作爲樂，投稿至《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二十篇有餘，晚福不錯，甚爲感念。